

古 音 系 研 究

魏 建 功 著

中 華 書 局

責任編輯：鄭仁甲

古音系研究

魏建功 著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懷柔橋中印刷廠印刷

850×1168毫米1/32·11印張·250千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2000 冊 定價：12.50元

ISBN 7-101-01442-9/H·129

序 一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看見這部原稿的時候，是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九日的晚上。那一天建功打電話約我到他家吃晚飯，他就拿出這部稿子給我看。那時雖然只寫成了前兩章，而全書的體例和他的著眼點所在，已然可以看得出來了。最使我感動的，就是他能跳出音韻的圈子來講音韻，而結果却語不離宗。他不單要建設中國語音史的系統，而且有構成中國語言史的企圖，錯非能貫通形音義三方面的人，不克負擔這個使命！所以我對這部書的初次印象就是“超以象外，得其環中”八個大字。

現在這部近三十萬字的大書已然完成了。我從頭到尾又細讀了一遍，覺得在上文所說的以外，還有兩點值得喚起讀者們注意：

第一，這是一部能表現自己的書。作人要有個性，作書也要有個性。凡是根據自己的觀念，運用自己的方法，組織自己的材料，而不因襲別人的，無論如何也得算是一部好書。咱們且翻開原書來看，他所列舉的材料一共有十類：

甲，文字之假借及諧聲者；

乙，文學作品之有韻者；

丙，反切及直音；

丁，古籍注疏及校勘記；

戊，韻書及韻學書、字典；

己，古今方言；

庚，中外譯音；
辛，連綿詞及古成語；
壬，漢字支音；
癸，同語族語。

試問現在已經出版的音韻學著作，有那一本能像他這樣兼蓄并包？再看他所用的方法，雖然自己說是“祖述前賢成法，參列一己愚見”，然而他在“分部”一節提出“聲韻兼顧”、“時地劃清”和“著重語言”三點意見，在“審音”一節列入“沿革比較”、“連綿詞及古成語釋音”和“語根轉變考釋”三種方法，都能發前人之所未發。至於“論變”一節的“音軌原則”尤其是獨抒胸臆的創見！儻使他能本着這種勇於假設的精神，更去搜求充實的證據，那麼單是《音軌》就可以成為傳世之作，恐怕戴東原地下有知也覺得《轉語》不傳不算甚麼可惜的事了！咱們凡是認識著者的人總該知道他是個性很強的，讀了這部書之後是不是也有“如其人！如其人！”的感覺呢？

第二，這是一部能提出問題的書。真正能啓發讀者興趣的著作不在乎有許多武斷的結論，而貴乎提出一些新穎的問題，並且指出它們的解決方法。因為研究的動機是由疑難促起的，沒有疑難就不能構思，不能構思就難望學問進步。所以一部撮舉成說毫無識見的書，只可以勉強為初學指示門徑，而不能給受過相當訓練的人作研究指導。這部書的前五章提出好些解決問題的方法，舉了好些處理問題的實例，最後在第六章裏羅列出二十個實際問題，供讀者們參考，真正聰明的人，一經啟發，隨便就可以拈出一題去作精邃的研究。不用說別的，單是《聯綿字格》和《音軌例證》就可以寫成兩部大書！我希望讀書得閒的人不可忽略了這一點。

著者在開宗明義已經聲明：“假使是實際歷史意味的敘述，無論誰何目前都沒有辦法完成這種宏願。所以現在所謂古音系必得

說明是：對於如何擔負完成中國語音語言史工作使命的討論和報告。”但是據我看起來，這部書既然有上述的兩個特點，自然可以感召一些聲應氣求的同志，那麼對於“宏願”的完成恐怕也就為期不遠了。企予望之！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夜十二時，羅常培寫竟於上海小萬柳堂。

序 二

建功將刊其所著《古音系研究》，不佞即答應爲作序。但是，我怎麼可以給建功作序呢？蓋建功績學多才藝，而其所專攻者則爲聲韻之學，在不佞聽之茫然，常與玄同、建功戲語稱之爲未來派者也。雖然，我與建功相識十年矣，自民六由中學教員混入大學，十七八年間所見海內賢俊不可勝數，但因同學的關係而相熟識，至今往來談笑通訊者纔四五人耳，建功其一也。此諸公有所述作，我烏得不論懂得與否而題記之，故今日之事志在必寫，雖或建功力求勿寫而亦不可得也。

民國前四年曾在東京民報社從太炎先生聽講《說文解字》。那時我的志願只是想懂點“小學”罷了，而且興趣也單在形體訓詁一方面，對於音學就是那麼茫然。一九零一年我考進江南水師學堂，及讀英文稍進，輒發給馬孫(C.P. Mason)的英文法，我所得者爲第四十版，同學多嫌其舊，我則頗喜其有趣味，如主(lord)字古文爲管麵包者(hláford)，主婦(lady)字爲捏麵包者(hlaefdige)，最初即從此書中看來。一九零四年嚴復的《英文漢詁》出版，亦是我所愛讀書之一，其實即以馬孫爲底本，唯譯語多古雅可喜耳。以後常讀此類書，斯威忒(H. Sweet)葉斯伯生(O. Jespersen)的文法，威克萊(E. Weekley)斯密斯(L.P. Smith)的英語諸書，近來還在看巴菲耳特(O. Barfield)的《英字中的歷史》以消遣。因此我與文字之學並不是全無情分的，不過我的興味蓋多在其與民俗學接觸的邊沿一

部分，與純正的文字學故不甚相近也。日本《言語誌叢刊》的發刊趣旨中云，在言語的發達與變遷裏反映出民族的生活。我所喜歡的就只是這一點，我最愛《叢刊》中柳田國男氏的《蝸牛考》，他說明蝸牛古名“都布利”(tsuburi)與草囤“都具拉”(tsugura)的關係，覺得很有意思，越中多以草囤煖茶，或冬日坐小兒，稱曰囤窠，這個製法的確與蝸牛殼是頗相像的。書中又講到水馬兒的名稱，這在所著《民間傳承論》第八章言語藝術項下說得更是簡要，今抄錄於下：

“命名者多是小孩，這是很有趣的事。多採集些來看，有好多是保姆或老人替小孩所定的名稱。大概多是有孩子氣的，而且這也就是很好的名字。例如東京稱為餛飩仔(amembō，即水馬兒)的蟲，各地方言不同，蒐集來看就可明白命名者都是小孩，特別有意思的是並不根據蟲的外形或其行走的狀態，却多因了牠的味道或氣息給牠取名字。賣鹽大哥(shiōuritarō)、鹽店老板(shiōya)，這些名稱都因為放到口裏有點鹽味而起的。餛飩仔、賣糖的(ameū-ri)、凝煎(giosen，即地黃煎，一種藥糖)，這大約因為蟲的氣味有點像餛飩吧。這樣的字大人是未必會取的。水澄蟲(mizusumashi，即鼓蟲)也有許多小孩似的方言名字。這又大抵是說寫或洗，多因蟲的舉動而加上去的。如寫字蟲(jikakimushi)、伊呂波蟲(irohamushi，猶云天地玄黃蟲，意即寫字)，洗碗的(wanārai)，洗木碗的(gokiārai，goki即御器，木碗古名)，這些名稱分散在各地方，是可以注意的事。拌糍團的(kaimochikaki)的名字則蓋是由於蟲的右轉的運動而起的了。”《蝸牛考》中關於這個名稱有說明云：

“從寫(kaki)這字，小人們的想像便直跑到糍團上去。(案kaimochi原係kakimochi之音變。)實在這蟲的旋轉的確也有足以使想起母姊那麼攪拌米食的手勢的地方。”

這是頗有趣味的例，只可惜經過重譯外國語便失了原有的香味，假如對於名物又稍生疏，那就更沒有什麼意思。在中國這種例原亦不少，我常想到那蠅螞，我們鄉間稱作“其休”，殆即原名的轉變，他處名錢串子，或云錢龍，則是從形狀得來的名字。又如《爾雅》云科斗活東，北京稱蝦蟆骨突兒，吾鄉云蝦蟆溫，科斗與活東似即一語，骨突與科斗亦不無關係，至蝦蟆溫之溫是怎麼一回事我還不能知道。蝦蟆骨突兒這個字的語感我很喜歡，覺得很能表出那小動物的印象，一方面又聯想到藥叉們手裏的骨朵，我們平常吃的醬疙瘩和疙瘩湯，不倫不類地牽連出許多東西來。不過要弄這一類的學問也是很不容易，不但是對於民俗的興趣，還得有言語學的知識，這纔能够求其轉變流衍，從裏邊去看出國民生活的反映。我正是一個白吃現成飯的，眼看着人家火耕而水耨，種出穀子來時討來磨粉做糕吃，實在是慚愧得很。但是，我總是知慚愧的，知道這穀子是農夫所種而非出於蒲包，因此對於未來派之學術雖然有似敬畏却亦實在未敢菲薄者也。

昔者建功作《科斗說音》，蓋可與程瑤田之《果贏轉語記》相比，唯深通言語聲音轉變之理者始能爲之耳。《古音系研究》六篇，又建功本其多年攻治教學之所得，寫爲一卷書，在音學上自成一家之言，而治方言考名物者亦實資此爲鑰牡者也。我於聲韻之學不敢贊一辭，但願爲建功進一言，理論與應用相得益彰，致力於“聲明”願仍無忘“風物”之研究，將來再由音說到科斗，則於文字學、民俗學二者同受其惠施矣。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周作人記於北平苦茶庵中。

序 三

曩余從唐立厂先生得程瑤田《果羸轉語記》未刊稿，以示建功。建功喜甚，云須附錄於其北京大學《古音系研究》講義中。余聞是書之名自爾時始，荏苒已三年餘矣。去歲夏日，建功持四鉅冊見示，則其書已告成，且謂：書中所主張頗有受余說之影響者，願勾一言以爲序。建功此說余雖不敢承，建功之書則不可不序。

古音之學，發軔於宋，降及現代，可分三期。清初以前爲孤立的古音研究，例如陳第《毛詩古音考》之作，祇以讀《詩》無所齟齬爲目的，初無與於小學也。自段玉裁《六書音韻表》出，本戴震以古韻通小學之說而發揮光大之，實用的古音學乃大顯。有清一代，斯學號稱鼎盛，其弊亦略可得而言。蓋諸家之所謂古者，統三代秦漢之總稱：或以《三百篇》爲本，等而下之，攝及秦漢音，無不同也；或以《廣韻》二百六韻爲本，等而上之，攝及三代音，無不同也。雖其考訂排比，部類秩如，要皆以一地概四方，以一時概千古，汗漫支離之病又焉能免？況其所論列者，祇爲字與字之間相叶之韻而已，烏足以言音哉！民國以還，西洋發音學漸傳至中土，於是音韻學乃進而爲理論的研究，脫離小學附庸之地位蔚然獨立，一如曩者小學之於經學焉。此古音研究之沿革大略也。

現代古音學理論的研究之異於前人者果何在乎？余以爲其要點首在於能以歷史的眼光認清所研究之對象。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此至理也；故欲明古代文字之音必先明現代方言之音。現代方

言者，古音之尾閭也；不由乎此，則其所得之結論率難免汗漫支離之病。昔揚子雲因少不師章句，於五經之訓所不解，乃從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問其異語而述《方言》，殆亦有援今以證古之意歟？建功此作，於古音之歷史與對象，縱橫搜討，論列詳明，能將前人貴古賤今重文輕語之積習一掃而空，誠快著也。

大凡一種學問，其理論的研究愈精密，則其應用之效力益廣大。余知此書一出，於音韻訓詁之應用方面，必將推陳出新，更多發明，豈徒古音系本身問題得以解決而已哉？昔人嘗謂《易》含三義：變易，簡易，不易。余謂聲音訓詁之學亦然。語言之聲音，文字之形態，千變萬易，學者貴能歸納之爲簡易之定律，以闡明其不易之定理。《易》曰“至賾而不可亂”，其此之謂歟？

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十日，沈兼士敘。

廿四年三月十四日，玄同白

建功我兄：大著古音系研究印成已多日，而拙序迄未交卷，可勝慙悚！去年十二月中告兄，此序決於寒假期內成之，故欲借閱校樣，擬將全書摘繹一過，即行屬艸。不意尊處將校樣送來之上一日（十二月廿一日）弟即患頭目眩暈，息偃在床。然彼時預計，距寒假尚有祺月，及期或已痊癒。至本年一月廿二日，忽罹目眚，然尚以爲稍稽旬日，或能動筆也。今又將兩月矣，目眚未瘳，精神仍憊，伏案不及一小時，輒覺頭重、心悸、手顫，暫時竟不能用腦。現在只好請兄見諒，先將大著裝成發售。弟病癒，必當補作此序，得於大著再版時補印入冊，則甚幸矣。知堂老人序中云，“志在必寫，雖或建功力求勿寫而亦不可得也”，弟意正與此老相同。書此致歉，敬頌撰安。玄同白。

急就高

自序

我想不到卑之無甚高論的淺見竟寫成了三十萬言左右的書，更想不到這樣一本書居然能得着印行的機會。這在物質方面不能不致感於大學出版委員會，而在精神方面不能不報稱於我有啓發和切磋的師友們。現在校字將畢，出版有期，謹敘書首。

當我七歲以前，得受先祖父慰農公的教訓，開蒙識字全是他親授的。我記得他的教授方法，最注意分析演講。後來他辦學，便直接送我進了小學堂。我能受完全的學校教育，先有一些與新教育方法相近的基本訓練，在學問進益上沒有點滯礙，是今日最堪欣喜的第一樁回憶。

欣喜的回憶之餘我便起了另一種遺憾的回憶。我不知不覺還受了祖父的影響，最好說是時代和地方的限制，教育所賜予給我的不是方法工具的嫻熟，乃是空疎文弱的積累，結果學成了個“半調子”的新式學人；以致今日爲學，第一感到科學常識的不够，其次外國語文的訓練未深。這二十年造就成了的尚文棄實的結果，可算正負全在“古”“今”“中”“外”的衝突中。我曾經有過“好古”的心思，中學時代遇着些同學高雅，結社做詩；但是個性愛聽講文字訓詁，所以在那“好古”的心境下，奮志“小學”。大約十四歲到十八歲，就漸漸走向了現今的道路上來了，然而這應該算在負面的。

我進高等小學堂是民國紀元前一年。這時候同學有二十多歲的成人，他們大半經過不次之擢，調升爲同一大門裏的師範生去

了。我在校三年，課暇歡喜走到師範部去看看；例如某東洋教習做化學試驗，江南教習演舞蹈，都覺有趣。在這種偶然窺聽的時候，我得了許多知識。後來我中學校的校長那時正在這師範部教國文，他是全校信仰的教員。我偷聽過他的講，就是我知道有《說文》這部書的起始；我站在課堂外面遠遠的聽見他說：“禮，履也，許慎《說文》裏這樣講的。”我心裏想道，“原來一個字有一個字的意思，還與平常講法不一樣！”這位教員是東臺繆敏之（文功）師。等到我到南通入中學，繆先生就是校長，他自己教我們的國文。他注意學生寫字的正誤，時常引述《說文》、《爾雅》。那時我十四歲，曾經鬧過一回笑話；想用古義的字入文，將一篇記事文裏的議論語所用“大”“盛”義的感嘆詞雜取《爾雅·釋詁》文“大也”條中諸字，亂填了一氣，被繆先生申斥過一頓。這頓申斥是我購藏小學書的紀念，當時中學沒有圖書館，自己到舊書坊買了一部《爾雅·邢疏》，翻閱以後才出笑話。這一方面喜歡知道中國文字本源，他一方面將外國文的根柢拋棄了。

南通孫伯龍（錦標）師接着教我們。他專攻訓詁，既著成《南通方言疏證》，時正輯《通俗常言疏證》，平日講解更樂道“小學”。記得作文命題，孫先生曾經出了一個《釋新》教我們做。我們當然做不好，於是曉得有這樣一類不容易隨便寫出的文章。我又從他得着《南通方言疏證》的書，看了有許多與我們縣裏的話相關的，趣味格外親切。由此我彷彿就有志想探求有音無字的家鄉話，讀書的時候往往以己意揣度於文語之間。

南通中學的高年級國文由徐亦軒（昂）師教授。先生於文字形音義兼貫融通，授諸生《文字源流》，就用《說文·部首》。我讀段注《說文》，實在此時。迄至中學畢業，我決定學文字學，亦軒師教誨之力最大且深。

以上這一時期，回憶起來，我並未曾知道以文字語言爲科學研究的目的；雖然今日之所以有些淺獲未始非諸師之賜，而在我認識這門學問上說則應入於消極的負面，——却是正面的開始。我所謂“正”“負”，是以自己對於學術價值的認識和方法的選擇爲宗。

我在大學預科的時候，幫着顧頡剛先生整理《吳歌》，憑了在中學皮傳所得的文字見解考求方言本字。當時沈兼士師指正錯誤，我竟還要辯解，爲文論難，今日想來殊覺可笑。等到聽了沈師及馬幼漁（裕藻）師，錢玄同師許多時講以後，對於文字語言的古今中外的關係就很想要給它打通，由這個打通的意義上就愈加想說出個實在來。並且，我進大學讀書的時候，正是胡適之（適）先生提倡“歷史眼光”、“系統整理”、“比較研究”的當兒，在先我已經經過“新”“舊”思想的蛻化，那滿腔“一步登天”的“獨創”的幻想支配得我非常大膽。

我們有些朋友的確受了那篇《爲什麼？》的短文的影響，至今凡遇一事總不肯放棄了“我”的考慮，於學術思想上自然就不願做“應聲蟲”，也不會作“和事老”。這種薰陶使得我對於語言文字之學的研究漸漸發生許多臆見，臆見的積攢寫成了這部書。

我們看到有些人，當其學也昏昏沈沈，死守一先生之說而無半點從違可否的慧力；及其教也糊糊塗塗，還是死守一先生之說而無半點從違可否的識見：此之謂“應聲蟲”。如果好一點的，從違可否之慧力識見未泯，而又懾於自己議論之或無力，反復周旋於去取之間，想做到“八面玲瓏”的地步，雖不昏沈，而終糊塗：此之謂“和事老”。推原兩者的根本，總是做老師的人的責任：所以我們又看到有些儼然天下人之師者，他們幾於像手工業社會做手藝的師傅們似的，將學術的門徑技術看做私寶，很玄秘的傳授給恭謹受衣鉢的徒弟們，也沒有啟發和問難；他們的徒弟是他們的應聲蟲，他們是。

他們老師的應聲蟲；若由自修成功的，他們就是前人的和事老。縱然他們自己有獨創的精神，可是一定不許他們的徒弟發展自己的精神。學術如此相承下去，古的便一直老朽下去，新的也就不會成長起來。啓發我的先生們並沒有如上所說老師的模樣，我也就自然不是那種淒慘的徒弟了！

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研究中國語言文字便不能脫離了既往已成的歷史。我們知道我們學術的過去歷史是距離科學的真實絕遠，但其中也有些材料，未能全盤拋棄。我們要新的方法收拾舊的材料。我們看見許多我們的舊材料經過國外學者新方法的整理研究，結果有驚人的成功。我們國內的學者如果要努力，似乎應該“不做應聲蟲，不作和事老”，將材料的運用和方法的訓練都不分畛域，破除主奴，融合起來。國外學者容或疏忽了我們的歷史，我們需要知道“中”的。我們固有方法很多缺點，就需要利用“外”的；例如等韻方法之借鏡於梵文字母圖是。向來學者將“古音”“今音”“等韻”絕對分開，是個大錯誤；又把“形體”“音韻”“訓詁”拆散，又是個大錯誤。我們覺悟了，我們還沒有決心肯合起來研究嗎？眼見得國外學者走上這條道路，我們難道再“落個第二”，等着“跟哥哥進城”嗎？近兩年有朋友戲將我們聲韻學方面列出一個“古今中外派”的名目，我們倒真正願意將語言文字之學標榜成“古今中外”的研究呢！“古今中外”之說必須成立，一方面有摧拉腐朽之用，一方面有變化神奇之效。雖然我這部書的中心見解不敢說有什麼獨到，因為多半是奉守師說；但也自幸未嘗全做應聲蟲，沒有辜負了他們！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劉半農（復）先生正從法國回來，又得聞《實驗語音學》的緒餘，雖未能深造，於審音工夫上却獲益不少；然後更覺二十年造就成的兩件恨事之可恨：缺乏科學的常識和外國

語文的訓練！(序成後四十八日他竟突然作古，未及就正，殊可憾痛！七月三十日附記。)

我從事這門學問經過既如上述，而着手寫研究的文章是不過目前近五年的事。這部書和那些文章有一些連帶的關係，大半是將許多體驗到的問題零零碎碎的記錄下來。或者說這是我研究的工作計劃也未嘗不可，如今排印成書好聽取同道的指教。我就將這部書獻給於我研究有關的師友們做個紀念！

最後，我再致謝於

羅莘田(常培)先生，他在準備到徽州調查方言的百忙中

爲我熬夜作序，並且平時不絕的鼓勵我；

周啟明(作人)先生；

沈兼士先生；

錢玄同先生，他們允許爲我作序；

劉半農先生，他督責我工作並且促成這書的出版！

記得：着手寫這部書的時候，正是九一八後北平戒備便衣隊；寫到快完的地方，是在北平十三架日本飛機臨空的時候，書稿幾至零落；今日序成，不禁多一層感慨！

魏建功，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晨五時，在北平獨後來堂寫成。

目 錄

序一	羅常培先生
序二	周作人先生
序三	沈兼士先生
序四	錢玄同先生
自序	魏建功
開宗明義(引言與總綱)	1
一 古音系的分期	3
二 古音系的内容	7
甲、聲	7
乙、韻	11
丙、調	13
丁、詞	15
三 研究古音系的材料	31
甲、文字之假借及諧聲者	31
乙、文學作品之有韻者	36
丙、反切及直音	37
丁、古籍注疏及校勘記	41
戊、韻書及韻學書、字典	48
己、古今方言	53